

記錄特殊歷史 見證愚昧青春

紅衛兵墓園 渝列文物保護



▲兩位老者6日在沙坪公園參觀紅衛兵墓園

◀紅衛兵墓園鐵門深鎖，無人打理，到處雜草叢生 (網絡圖片)

【本報訊】重慶沙坪公園內，有131座墳塚，躺着573人，其中有四成的死者是紅衛兵，人們習慣將這個墓園稱為「紅衛兵墓園」。這裡記錄了一段特殊的歷史，承載了那時凋謝的青春。經有識人士的多方努力，「紅衛兵墓園」去年底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此在中國內地尚不多見。

中通社引述《重慶商報》消息稱，6日下午，天陰有些寒意，在沙坪公園搜集、整理紅衛兵墓園史料的沙區作家協會會員羅華(化名)，請保安員打開了紅衛兵墓園的鐵閘。三三兩兩的遊人，從報紙上得知墓園被評定為文物後，前來探望。

「每次走進墓園都心痛」

43年前，14歲的羅華曾是紅衛兵，在北碚朝陽中學讀初一，他見過當紅衛兵的同學在他身邊倒下，再也沒起來。「埋在這裡的，有六個人和我同齡，最小的八歲。」他說，「每次走進這裡，我都心痛。」

墓園被高牆圍着，這裡有131座墳塚，躺着573人，約四成的死者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武鬥時期死去的紅衛兵，其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她們和其他相識的和不相識的年輕死者同葬在這裡。

碑文記錄文革時代

墓地中有一塊最完整的碑文，很能代表那個時代青春的愚昧：「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織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

不周山下紅旗飄，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立碑者係「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

內地傳媒記者從校友錄上查到了唐明渝的當年同學陳國英，據其回憶，唐明渝當時才16歲，身高1.6米，熱情大方、漂亮，特別擅長跳舞。1967年8月4日，眾人開了一輛解放牌汽車幫「八一五」派的一個指揮部搬家，突聞槍聲。陳國英跳車逃到重醫二附院後，才發現自己右手臂被子彈射穿。而另外八名同學都被當場打死，其中最年輕楊武惠只有14歲。

可作景點警後人

早在2005年前，重慶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提議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強紅衛兵墓園的保護。那時，有人對此質疑，一是認為該墓園不符合文物標準；二是認為紅衛兵墓園，記錄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沒有必要保存。

2006年，國務院下發第三次文物普查通知稱，1980年以前的，有代表性的，有歷史、科學、藝術、社會價值的歷史遺跡，可以評為文物。

2007年9月，羅華在沙坪公園管理方的指引下，開始搜集關於紅衛兵墓園的一些史料。兩年多時間，他和另外兩人，共採訪了約2000人，其中約1200人提

供了有價值的史料信息。採訪對象，幾乎都是躺在墓裡的人親友、同學等。沙坪公園負責人錢立全說，為搜集史料，他們共投入了約40萬元。去年5月，羅華等人填了文物申報表，層層上報了市文廣局。

2009年12月15日，對於羅華來說，是一個值得欣慰的日子：當天，他們接到通知，沙區紅衛兵墓園被評為市級文物。他認為，接下來的，將是對文物進行搶救。

重慶大學教授、旅遊學博導蒲勇健建議，這裡可以作為景點，讓遊人們前來參觀，從而受到教育。



畫家筆下的一對紅衛兵姐妹

老人親手安葬近300人



鄭志勝回憶說，由他送進紅衛兵墓園裡安葬的人就有近300名 (網絡圖片)

人物特寫

67歲的老人鄭志勝在沙坪壩一帶很出名，因為由他送進沙坪壩紅衛兵墓園裡安葬的人就有近300名。回憶起當年，鄭老聲音頓時低沉眼裡噙滿淚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親人就葬在墓園。」鄭老曾在武鬥中有命案被判入獄13年，然而這並未減輕他對死者的愧疚。

每次去墓園都會落淚

遇上墓園長長石梯的最後一步台階，鄭志勝輕輕撫開墓碑前的雜草，默默地注視着這座約二米高的墓碑。「墓裡埋着我的乾妹妹，叫秦春菊，是我親手送進來的。她當時只有十多歲，是從沙坪壩去河運校給人送飯時被槍打死的。」鄭

志勝老人準確地記得墓園裡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被埋葬的具體位置。當時，鄭志勝是重大電機系電力專業的學生，負責處理遺體。「每年都會去墓園，和當年的同學、朋友說說話，每次都淚流滿面。」鄭老說時雙眼噙着淚光。

曾目睹農民猛撬墓基

「每一座墳此前都只是一個土包，所有墓碑都是武鬥平息後才新建的。」鄭老說，因為在武鬥中有命案，他於1970年6月26日被關進了白鶴嶺五號沙區看守所。1976年底，他和另外幾名獄友出來運糧食，特別向看守請求到墓園看看。沒想到，他們剛走到墓園門口，便看見一群農民拿着鐵鍬、鋼釘正在猛撬墓基，抬着挖出來的石頭回家。痛心的他們立即大聲呵斥，農民們這才扛着工具跑開。

「雖然已經服了刑，但我多年來的愧疚從未減少。」鄭老說，他寫了一部約50萬字的回憶錄，其中關於這一時期的篇章佔了約三分之一。(重慶商報)

中國大學新排行榜 北大清華復旦三甲

【本報訊】據《京華時報》7日報道，中國校友會網和《21世紀人才報》6日公布最新一期的中國大學排名，其中，北京大學蟬聯「中國大學排行榜」榜首。值得關注的是，今年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首次推出「2010中國大學星級排名」，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北京體育大學等八所大學榮膺「中國六星級大學」。

以下是「中國大學排行榜」的前十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和中山大學。

【本報記者王寬應、李鵬太原七日電】今天上午，古代文學巨匠羅貫中銅像揭幕儀式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縣文化廣場舉行。

闊別故鄉600餘載，留下巨著數十篇，以寫著《三國志通俗演義》成名的多產作家羅貫中重返故里，倍受家鄉百姓愛戴。

雖是嚴冬，但見廣場人頭攢動，鑼鼓喧天，當地數千民眾冒寒前來觀賞古代文學大家的英姿風采。

羅貫中銅像高六米，他昂首挺胸，面帶微笑，栩栩如生，其身後是反映三國文化的浮雕牆。此雕牆由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熙玉創作，去年12月31日安裝完畢。

羅貫中為元末明初著名小說家、戲曲家，是中國章回體小說的巨擘。羅氏一生著作頗豐，主要作品有：《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三遂平妖傳》、《風雲會》等一大批小說、劇本。文學界稱，羅氏作品是中國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珍品。

近年來，清徐縣成立了「羅貫中研究會」，舉辦了全國《三國演義》專題研討會，2001年修建羅貫中紀念館。

然而，羅貫中究竟祖籍何處？學術界說法不一，規類有五種說法：杭州、廬陵、中原、東原、太原。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劉世德曾公開表示：關於羅貫中籍貫問題「在未發現歷史資料前，羅貫中是清徐人，不應該有懷疑。」

清徐縣委書記車建華說，清徐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清徐將把握時機，大力發展現代旅遊業與創意文化產業，把一代古典小說大家羅貫中的故里建設得更美好。



羅貫中銅像揭幕儀式昨天在太原市清徐縣文化廣場舉行 (本報攝)

青銅時代的土地戰爭

作者：吳馬 嘩亮

秦國：太陽從西邊升起(二)

騎兵的出現，在當時可以說是極了不起的軍事創新。在春秋時代以前，各國作戰基本以車戰為主，步兵僅起輔助作用，兵車的數量多少成為軍事實力的象徵，規整而呆板甚至有些傻氣的正面戰是當時主要的戰鬥形態。

到了春秋時代，步兵開始興起，戰術上強調車步並重，戰鬥形態這才變得更加機動靈活起來。而騎兵的出現，意味着一個移動迅速、機動性能極高的軍種開始出現，長距離奔襲、迂迴包抄、兩翼齊飛等戰術才有了實現的可能。當然，秦國「騎騎」還不能大規模運用到對戰中，但是在快速偵察、小規模突襲中卻能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秦國率先在華夏諸侯中建立起騎兵不是偶然的。秦人養馬的歷史非常悠久，在其傑出的祖先中，有很多與馬有密切的關係。譬如，由於養馬成績非常突出，秦人最早的首領非子被周孝王召至「渭之間」(今陝西扶風、眉縣一帶)，主持養馬工作，結果「馬大蕃息」，非子因此得以分地封邑，成為附庸。

秦國軍隊小試鋒芒

秦襄公建國後，農業經濟取代畜牧經濟，成

為秦國的國民經濟支柱，但是畜牧產業仍然是它區別於中原各國的一個特點。一些善相馬的名家大多出自秦國，如有名的能識千里馬的伯樂，就是「秦穆公之臣」；還有一個叫九方皋的相馬名家，也是秦穆公時人。這種國際一流水平的養馬業，為秦國先於列國組建騎兵，準備了物質方面的條件。

而另一方面，秦國與戎狄長期對戰，也決定了它不得不抓緊進行「軍備升級」。作為游牧民族的戎狄很早就已在戰爭中使用騎兵，以致被稱為「騎寇」。秦人與這些西戎部落長期進行頻繁的軍事鬥爭，能深切感受到騎兵在軍事上的威力和作用。所以，在公元前七世紀，秦國不僅有各種可能和條件，而且十分迫切的必要首先組建騎兵。當秦國「騎騎」的馬蹄在古道上行「得得」作響時，可以說，中國軍事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騎兵時代，就此拉開了它的序幕。

就像小孩子見到新玩具總是想拿過來擺弄一樣，秦穆公也忍不住揮動自己精心打造的秦國軍隊，開始小試鋒芒。

秦穆公的矛頭首先指向的是茅津之戎，他們散布在現在的陝西和山西交界之處，擋在秦國的東面，成為秦國同中原諸侯往來的嚴重障礙，秦

穆公親自率領秦國的大軍撲了過去，茅津之戎很快就投降了。到了秦穆公20年，秦國滅掉了周王分封的「梁」和「芮」兩個小國；秦穆公22年，在現在的陝西省武功一帶活動的陸渾之戎也被秦國大軍打敗……

贏姓氏族生存之旅

從東邊的黃河之濱，跨越千里到西邊的隴東一帶，都成了秦人縱橫馳騁的疆場，繼而，也成了秦人安身立命的家園，此後一直到秦人統一天下的400多年，這會是周人故里的陝西關中大片肥沃豐厚的黃土地，養育繁衍着秦人的生命和種族，滋潤着秦人的靈魂，磨礪着秦人的精神意志，也錘煉着秦人的生命鬥志。從這時起，從這裡開始，秦國這架龐大精密的戰爭機器，逐漸進入加速狀態。

秦人本是一個無身份、無地位、無國權的氏族，在商朝時為商王守護西陲，在西周早期又一直為周王養馬，因護送平王東遷而被封為諸侯後，依然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大難題：如果它不能奮發圖強從野蠻與文明雙重打壓的夾縫中崛起，那麼它的下場不是被野蠻蠻後的戎人同化，就是被東方文明擠扁。因此，這個順從柔弱的贏姓氏族

在其後的500多年間，背負着沉重的憂患意識，開始了自己的生存之旅。這種憂患意識在秦國歷代一把手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有憂患意識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廐馬肥肥腿骨酥，
野羊攀岩狼閃氣。
人懷憂患常奮起，
搏擊命運爭勝利。

(連載八十)

秦人在野蠻與文明的夾擊中尋找生存之道 (吳嘩 繪)